



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美學向度

洪詠善／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近二十年課程改革中，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資訊科技的革新與人口結構的轉變等因素下，學校課程發展、教學方法與學習模式等都起了重大的變革。尤其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學校特色經營成為顯學，這種重視學校本位之精神所發展之特色課程近年來逐漸被系統化的研究與實踐，更顯著的是學校特色課程已然成為學校行銷與提升競爭力的重要策略。筆者在參與研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劃時發現，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共同理念是要能彰顯學校優質辦學的特色外，也一再強調提供學生優質課程與學習環境，以達適性揚才之目標。不過，長久以來，學校特色課程的主要論述係從學校效能觀點與學校本位管理與經營角度，重視學校依據本身以及地區環境特性，創造出來具有獨特優異的教育環境或教育表現，同時強調過程中，學校必須因應內外環境壓力，針對學校結構、人員、環境、運作過程，做有系統、有計畫的調整、改變，以創造校內與社區人士融入一體的感受，並創造教育實踐價值的創新，發揮學校資源的效益，產生課程的附加價值，以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吳清山、賴協志、王令宜，2010；邱淑娟、黃士蔚，2009；張碧娟，2008）。然而，「學生學習」終究是學校特色課程的核心，因此學校營造怎麼樣的學習場域？學生如何學習？課程中學生獲得什麼學習經驗？對學生而言，學習的意義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是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重要提醒。

學校課程發展的夥伴如何思考「特色課程」影響了課程內在價值與學習的意義，更影響教師教學的信念，當大家將它視為學校招生或經營亮點的利器，所以課程的價值在於創造一個個能夠博取媒體版面的課程事件；相反地，當大家從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關心學習經驗與意義時，那麼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才會成為特色課程的核心，透過精心規劃的課程與教學引導學生探索與確認自己和他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敏感覺察並探究生活周遭與教科書裡現象與知識中被忽略的問題，這些或許不容易成為亮點，卻是學生學習最重要的經驗。近來，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在即，筆者分析後中教育階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相關問題（洪詠善，2012；劉欣宜、洪詠善，2013），指出特色課程的定義、課程綱要、升學制度、支持系統等當前學校面臨的問題，並反思課程綱要的學分科目架構，提出課程協作、深化特色課程實踐經驗、與課程綱要研修等建議；同時，也看到了在教育部與地方縣市政府教育局資源投入下，高中職學校紛紛展開特色課程之設計與實施，學生在外語導遊、設計骨牌、製作咖啡、鑑識CSI、國際教育領袖等等課程中進行不同於傳統課堂的教學內容與學習模式，特色課程寶貴的實踐經驗需要不斷反思與逐漸深化，更需要從不同學術觀點活化課程之研究之實踐。因此，當學校成為創造學習內容與機會的場域時，特色課程應該引導學生能對於學習有所感知與領悟，亦擁有主動探索的學習動機，學校特色課程不是一時熱鬧的煙火，或趕流行的活動，而是能夠支持學生發展自己的特色，自然地學校也就有了特色。



二、特色課程的美學向度

不同於傳統課堂聽講的學習模式，特色課程重視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習差異，強調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與自己、他人和環境的互動，重視學習者感官多元認知、體驗、探索與行動的意義化，以及學習動機的啟迪，對於特色課程發展者而言，可以從課程的美學向度設計與實踐特色課程，包括課程即文化經驗、環境美學與身體美學等（Hung & Yeh, 2013）。

（一）重視學生與社區的文化生活經驗

特色課程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必然來自學生與社區居民的文化經驗。Jardine（1992）指出課程終究要回到生活世界，即回到人類生活文化的本質，那是無法言詮的生活感，是冒險、模糊、與複雜的，是必須身在其中者才能體會的。從我們居住的社區或社會中，去傾聽在地的聲音，去觀察四季的變化，去觸摸土地萬物的質感，然後才能感同身受地去看見意義、發現問題、以及解決問題。例如製作咖啡是特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如果它是與這塊土地與居民的生活連結的，那麼，製作咖啡就不只是「製作」這件事，而是學生有興趣甚至於主動地去探究社區的地質氣候，關心社區產業或生活型態，學生不會只滿足於泡出一杯好咖啡而已，而是隨著課程的進行，慢慢地激盪出不同的探究主題，並發展自主學習的規劃。來自文化經驗的課程，比較能夠喚起學生的共鳴，學習不會是線性的，而往往是如地下莖般地延展。課程之美即在於不確定與無限可能。Slattery（2006）提醒教師要敏感於課程的複雜，如季節更迭中的學校氛圍，過去經驗、文化習俗、家庭倫理、宗教經驗等都會影響價值與行為，這些正也是影響特色課程的重要內涵。

（二）環境美學的營造

許多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同時也著手爭取經費進行環境改造與設備增購。學習環境是支持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然而，學習的環境不是被建造出來的，而是被生活出來的。因此，從環境美學觀點，學校應該重視學生如何在空間中活動？在哪些時間活動？如何經營一個能夠充分讓學生參與其中的空間？在筆者研究的一所學校，強調簡單樸素的环境美學，在校園中為學生留下許多未完成的空間，將廣闊的校地親近社區規劃，設計融合環境、自然有機的學習路徑與材質。讓建築空間與課程模式相融合，在動與靜、可見與不可見、意與象之間，將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透過空間的「無」展現學習者的「有」，將教學空間定義為一個未完成的空間，提供參與者的想像、創作、遊戲的持續完成空間。在強調如軍備競賽般的學校設施與設備、環境與空間經營之時，從環境美學向度，特色課程應該更重視學生是環境與設備的使用者、生活者、甚至是創造者。未完成的空間是重要的提醒。

（三）身體美學的實踐

探索、體驗、實作、與實踐等都少不了「身體」。不過，身體不只是學習的工具，身體即是學習。我們通過有形的「身」，去體驗、體知、體悟、體解、體會所學習之事物，「體」它是實踐與反思後的身體。因此，在學習中，不能只是以身去體驗，而是要能在實踐中反思，在反思中體知、體悟與體會。因此，特色課程中應該關照與敏感於學習者的通過身體的知識與技藝的過程。學校教育往往令師生同樣面臨身體的自由與節制之間的衝突與平衡，因此，在一節節與一科科的「框架」中，學校課程教導我們學習將身體在不同時間內擺到適當位置，然而，當有了特色課程之後，身體與框架的關係是



更緊張還是解放，這攸關學生學習的深度與行動的力度。我以「遊戲」詮釋特色課程的身體美學，Huizinga（成窮譯，1998:16）在其《人：遊戲者》中認為遊戲的特徵為：置身於日常生活外，又強烈吸引遊戲者的自由活動。它是一種不與任何物質利害相關聯的活動，而勇敢、冒險、承認不確定性、忍耐緊張等等這些都是遊戲精神的本質。洪詠善（2008）指出，對於學習者而言，遊戲具有開放、無拘無束、創造的意義；對教學者而言，遊戲說明教學規則中應該允許不確定性的自由，如此一來，才能夠擁有更大的樂趣與富有變化的結果。遊戲中的身體，讓師生超越現實利益關係，享受自內在與外在的自由狀態，並看見心靈豐富的創造力。因此，許多特色課程強調登山、溯溪、田野探查等戶外體驗學習，它鬆解了傳統課程的框架，讓身體得以創造學習張力，在山野中觀察蟲、魚、鳥、獸，享受不同的溫度、光影、色彩的變化，讓感官充分打開。因此，從身體美學向度看特色課程的發展，解開一節節一科科的框架，讓此身在體驗中體知是重要的。

參考文獻

- 吳清山、賴協志、王令宜（2010）。國民中小學發展學校特色之研究：重要概念、實證分析與實際作為。*教育研究月刊*，198，12-29。
- 邱淑娟、黃士蔚（2009）。麗山高中特色課程裡的適性發展。*教師天地*，159，42-46。
- 洪詠善（2008）。美感經驗觀點的教學再概念化。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洪詠善（2013）。台灣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問題與展望。*教育研究月刊*，225:102-117。
- 張碧娟（2008）。高中學校本位特色課程之實施及策略探究—以中壢高中的經驗為例。「教師生涯規劃與教育專業發展」中原大學地方教育輔導活動第四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原大學教研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 劉欣宜、洪詠善（2013）。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之課綱問題分析。*課程研究*。8:2, 1-21。
- 成窮譯（1998）。人：遊戲者。貴州：人民出版社。原著：Johan Huizinga。

三、結語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與實施是重新建構學生學習內涵與模式的重要契機。特色課程固然有其學校經營與行銷的意義與價值；但是，更重要的是學生如何在特色課程中習得有別於傳統被動聽講模式的學習經驗，朝向多元感官認知、探索體驗、發現與解決問題等更高層次與深度的學習。從美學向度，重視學生與社區的文化經驗，紮根於所在土地，引導傾聽與看見問題與新的可能；營造環境美學，不陷入盲目的學校改造或設備競賽中，藉未完成空間來彰顯並發展學生的學習；最後，重視學習中身體的美學，讓學生的「身」在特色課程的解框架中「體」現學習的意義—重新發現與創造自己的特色。

當學生都能在學習中找到自己的特色，那麼，學校才有特色。



- Hung, Y. S., Yeh, S. F. (2013). The Aesthetics of Curriculum and Tao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pp. 54-69).Vol.2 Issue1.
- Jardine, D. W. (1992).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Hermeneutics,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as a Restoring of Life to it's Original Difficulty. In William F. Pinar & William M. Renolds(eds.).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as Phenomenological and Deconstructed Text*, 116-130. New York: Longman.
- Slattery, P. (2006).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era*. New York: Routledge.